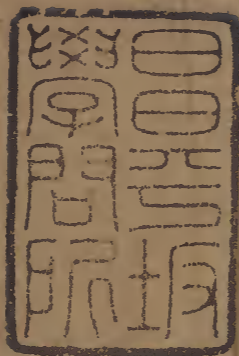


四書紹聞編

上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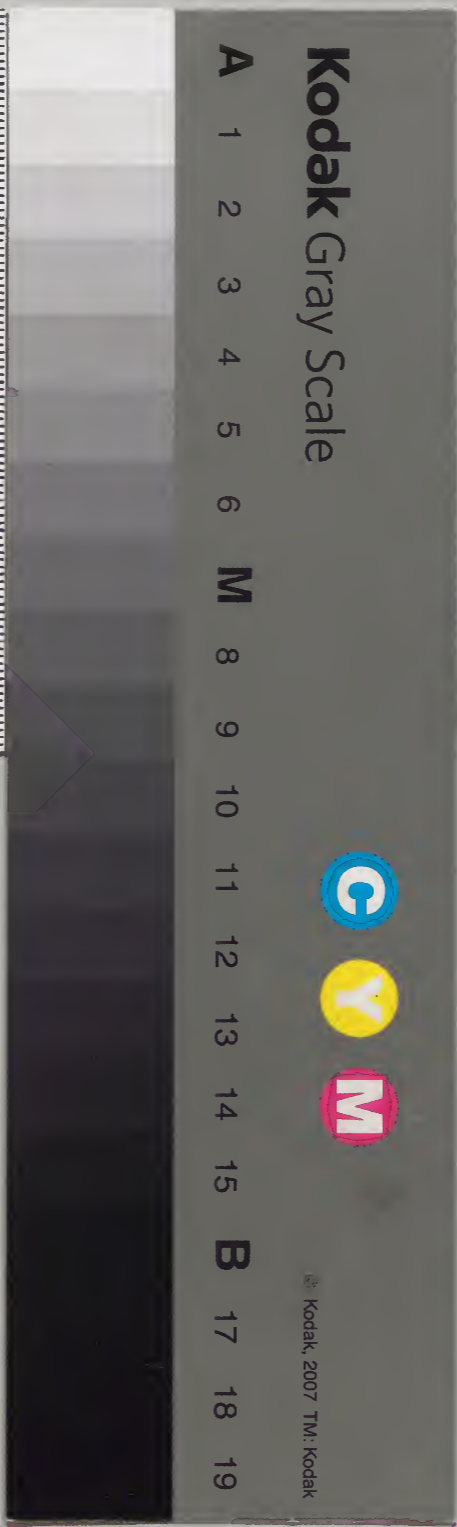
四二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五	六	二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八	五	四	六
三	二	九	架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6	
冊數	32	(22)
函號	277		69





朱子曰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即
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
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
此豈謂之智哉先難後獲卽仲舒所謂仁人明道不
計功之意呂氏說最好辭約而義甚精○人之於鬼
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
如令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
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
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
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

糸屋糸
言四
有人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誦事鬼神便是不智因言夫子所答樊遲問仁智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幽遠故嚴之而不瀆爾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峰饒

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旣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爲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問集註曰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處下心字是如何豈此處便已是仁者之心耶抑求仁而真心當如是也曉此一字未徹朱子曰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之○問仁者先難而後獲先難克已也旣曰仁者則安得有已私恐此仁者非指仁人而言語脉猶曰所謂仁云者必先難後

獲乃可謂之仁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仁者雖已無私然安得自謂已無私乎○問先難而後獲謂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此仁者之心也若方從事於克已而便欲天下之歸仁則是有爲而爲之乃先獲也若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也曰何故有先獲之心便不可以爲仁曰方從事於仁便計較其效之所得此便是私心曰此一句說得是○問上蔡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跪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

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按克已最難故曰先難克已也○先難所包者闊而程子以克已言之陳定宇謂舉其甚者言之吾謂事之所以難者因有私欲爾故通書曰至易而行難朱子言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故先難者無他克已而已然亦有事勢之難人情多畏難則當用上蔡先難之說朱子所答盡之矣

智者樂水章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智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

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智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爾○今且以知者樂水言之須要仔細看這水到隈深處時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仁者靜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也喜怒哀樂皆動也仁者之人豈無是數者哉蓋於動之中未嘗不靜也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爾若謂仁者靜

而不動則知者亦常動而不靜乎○這與樊遲問仁智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爲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却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知者動然

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
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
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實
未實不動也○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
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
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
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答馮作肅書曰動
靜仁知之體對下樂壽爲仁知之效而言猶言其體
段如此爾非體用之謂也學者求爲仁智之事亦只
如上章居敬窮理之說便是用力處若欲動中求靜

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仁知動
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王伯厚曰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與太極
圖說同○按集註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
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
故樂山此處不但解樂水樂山連動靜字俱解了

齊一變至於魯章

張子曰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
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按管仲併壞其

法如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內政以寓軍令欲速得志於天下之類此程子所謂從簡尚功也既急功利必喜夸詐齊俗至漢猶然則當時可知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美之事亦豈得名善國只是不曾被人作壞故仲孫湫謂魯猶秉周禮季孫欲用田賦孔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若得人振起其至道爲易故朱子謂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以宋亦被王安石作壞故也○蔡曰齊一變至孔子時之魯此據齊魯之政俗言聖人本則皆欲變之以道

觚不觚章

觚爲酒器見于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愚按此卽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疑起秦漢非孔子所謂觚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洪慶善謂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天下之名存而無實者多矣此夫子之所以歎也程范之說爲得言外之意

井有人焉章

或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朱子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墮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曰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而已

君子博學於文章

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句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

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又曰只是博文約禮四字博文是多聞多見多讀及收拾來全無一事和敬字也沒安頓處○答范伯崇書曰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爲

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顏子做到欲罷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鏟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按文與禮注見學而篇故此無注古人爲學只有此兩件文卽詩書六藝之文君子所以貴於博學之者欲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見諸踐履之實非徒以廣聞見資口耳也理會處雖是博到踐履處却是約約者要也動必以禮則所學皆有歸宿便是

守得其要處禮亦非文外事學文時學禮已在其中
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許多條目合理會此便是
博學邊事到約歸身上只是箇修己以敬非禮勿履
而已其所守豈不甚約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章

或問博施濟衆必也聖乎此言必聖人而後能之乎
朱子曰不然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
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病諸之意猶曰必也射乎而後
言射之有爭也曰仁恕之別何也曰凡己之欲即以
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
勉強固有淺深之不同然其實不出乎常人一念之
間學者亦反求諸己而足矣豈必博施濟衆務爲聖
人之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仁是通上下而言有
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
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聖亦仁之成
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
○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
了之理○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
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乎字已含下一句意

○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程子言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一段朱子已收入集註按遺書又一條云醫家以不認痛痒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為不仁譬最近又曰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忍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此二條亦有味足與集註相發故錄於此○又曰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

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愚按體是心所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堯舜之心亦不過如此而已○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在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又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

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勉齋黃氏曰或以爲屢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
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
已不貫上求之○問呂氏孟子惻隱說曰蓋實傷吾
心非譬之也然後知天下皆吾體生物之心皆吾心
彼傷則我傷非謀慮所及非勉強可能此所謂皆吾
體皆吾心者亦只是以同理言之否朱子曰非但同
理亦同氣也朱子又嘗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
人滿身知痛處可見又曰能於此身知有痛便見於
應接方知有箇是與不是近時王公純甫又嘗曰乍

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卽是覺處卽
是愛處亦卽是物我爲一處愚謂參得此意則知勉
齋所謂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說矣○大君者吾父
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
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惟如此故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心自是任不得朱子
謂如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以至命羲和曆象
授時命九官叙六府三事凡處置這箇同胞吾與底
道理一齊擁出來○朱子曰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

到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此賢者之恕也恕只是推得去推不去底人只要理會自己不管別人底事便說不關我事今如此便爲州爲縣亦只理會自己百姓盡不管他直是推不去○又曰以已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未飢未見得天下之人飢未寒未見得天下之人寒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已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教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

按子貢見夫子平日言仁多般樣又不輕以仁許人故特揀箇大底來問夫子以爲何待如此而始爲仁若如此是求仁於事而不知求仁於心也雖堯舜也有做不盡之事夫仁者亦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此堯舜之所以仁覆天下也未及乎此者亦惟能近取譬斯可謂仁之方也已近取諸身以已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也而推之以立人以已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也而推之以達人此雖未便是仁然求仁莫近於此蓋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

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特下一近字正見子貢所言是遠了特下一方字正見子貢所言不是求仁之方蓋仁自是向博施濟衆上討未得子貢此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知朱子以爲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得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章

朱子曰夫子非是要自比老彭而稱此二事蓋自言其有此二事似老彭爾○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事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

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述而不作○按信而不好是徒信之以其名爾非真信也故信之深則未有不好之至吾夫子聰明睿智義理純全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作其述所謂若合符節者也曰信而好亦聖人之謙也○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特未有折衷者爾故述而不作然猶不敢當折衷之名而自託於傳述謙之至也夫子自謂之述而朱子則

謂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此自後人見其如此與宰我賢於堯舜同意夫子非心實以折衷自任而外託於傳述也夫子之心只一味深信篤好而已見聖人之道無以復加而已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而已自後人則見其實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功有賢於堯舜者○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吾夫子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者也以其心而寓之刪修贊定述天理而時措之也使得位而行之卽堯舜三王之事業也王仲淹之續經程朱大儒議其僭而近時復

有寬假之論殊不知漢晉以下之事迹果有道之可寄而王仲淹之刪修果有心之可傳乎向使王仲淹直以著書自任縱自作六經亦不得謂之僭惟自托於夫子之繼往開來則可罪爾若謂著述不師聖人而誰師則是誤認夫子之述古爲著書矣○楊雄草太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可謂之妄而不可謂之僭何者彼效論語周易以立言使其果有得雖謂之有所發明於易於論語可也何僭之有惟其實無所得故識者嗤其妄爾王仲淹所學未得天地之純全未識古人之大體其心未如聖人之心盡是天理

之所在而遽欲以述古垂憲之事自任且強躋漢魏以匹唐虞三代是多見其不知量矣朱子論春秋謂春秋亂世之事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須要顧自家果是天理之所在然後能裁得人使王仲淹之心果做得箇權衡尺度則自我作古何施不可而乃區區比擬僅如小兒之豎瓦屋哉○程子曰堯舜知今去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愚按此夫子之力也○張子曰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愚按夫子信古傳述蓋是其心相轉合處○朱子謂文中子不曾有說見道體處○朱子曰論語老彭之說只以曾

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蓋老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王五帝之書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

集註不用此說

默而識之章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

方能如此○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箇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和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又曰默識是都醒然在此非是聽人說後記得也○上蔡云默而識之與書紳者異矣又云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南軒云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朱子曰默識只是不假論辯而曉

此事理如侯子辯總老之說是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詞未遽說到如此深遠處也

德之不修章

朱子曰德之不修如有害人之心則仁之德不修有穿窬之心則義之德不修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礪勿令間斷始得徒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徒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有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輕重之別○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便是說文字不是

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句自是一句○
此四句修德是本爲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徙義改
過卽修德之目也○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
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
過是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按徙義不必
因過而徙但聞義卽當徙而從之義者事之宜也多
有人自安已見不能舍已從人則何貴於聞義

子之燕居章

問申申天天之義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
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
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
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
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
入于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于放肆惟理義以養其
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
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又曰
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

甚矣吾衰章

朱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
志慮未衰天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

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血氣與時
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
是恁地○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
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
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
但夢得定爾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
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
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
吾之盛衰也○問夢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
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日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

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
事常人便胡夢了○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
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
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
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朱子謂這意思也發得好
○按集註引程子語存道者心行道者身俱當句絕

志於道章

或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朱子曰道以人所共由
而得者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
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

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已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各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

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詳味聖人此語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罅漏矣○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卽是總說須是有許多

實事○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
說皆不合乃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
常依靠處又曰據德是因事發見底依仁是本體不
可須更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愚按此章只是一箇
做聖人之心工夫益進但初來生而後漸熟初來猶
是兩片後來方是一物爾六藝小學之初事游藝成
德之餘功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朱子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
處○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
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啟發之舉一
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
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啟發之不以三隅
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
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
憤悱便是誠不到○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
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

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啟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按朱子亦不是作兩節對說舉一隅亦是承上文又進一步說啟憤發悱如答子夏問素以為絢答樊遲問仁知樊遲未達而再告之之類但子夏能以三隅反而樊遲不能也○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如此○朱子曰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指謝子

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憤悱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人心自不能飽也朱子曰哀是哀死者不于生人事所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爾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哀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

底意思○問上蔡謂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愚按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若宋人賀赦之後弔温公喪自可以少遲伊川所執是也賀赦不比於歌弔喪非所謂遇當哭而哀不能已也

子謂顏淵曰章

子謂顏淵曰五字爲一句

問用舍行藏朱子曰此有數節極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他若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是前面做不得
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
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
者然實未嘗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
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所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
之安於陋巷他那會計較命如何○程子言用舍無
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詳味其言中正微密不爲矯
激過高之論而語意卓然自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
矣○愚按用舍行藏玩集注及語錄一當就行藏字
上看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

見成將出獨行舍之則藏了二當就則字上看這兩

箇則字如霽則行潦則止

尹和靖語朱子謂其言殊有味

見聖人以

道卷舒脫然無所係累之意其後孟子得此意曰可
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精神亦在這四箇則字上他人欲扶世立功名
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惟
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
善也顏子幾於無我故亦能之三當合兩句互看用
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亦見得
無必無固之意○朱子謂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

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去了或謂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室塞都滿運轉都不得○謝氏謂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蓋子路爲人功名富貴自是動他不得但纔自負其勇便見不能無固必以此處行藏之間必有不能審時從道者仕衛而死孔悝之難是其效也三軍之問比率爾之對氣象又更粗夫子之所慎者戰所不語者力所先者身心所後者事功謂爲國必以禮讓而軍旅之事且自謂未之學也子路乃自負其勇視行三軍若易然者據此其於夫子用行舍藏本領處全未有見故夫子不與而比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所以深警之無已而三軍之行則吾之所與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乎執事敬以平時言此爲行三軍而言故說箇臨事而懼無忽心無惰氣臨事而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觀湯武誓師聖人臨事而懼處可見謀時便是爲可成之道則謀爲重然疑

貳不決往往無成則斷亦不可少○吾不與也之與是承子行三軍則誰與而言則誰與是承唯我與爾有是夫之與字而言故朱子謂此與字乃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也○夫子與顏子道同德合故出處必同唯我與爾中分明有此意用之則行偕行也舍之則藏偕藏也看來夫子若得堯舜之位則顏子便居臯夔稷契之任若子路則只做得其下百執事只當得治賦之任觀其自言可見此處不覺道出自家分量也此章聖人之言亦天地氣象子路則洪鈞庶品自有分量○求之足民由之治賦赤之禮樂賜可從政雍可南面看來九官岳牧當時都已生得了天生孔子便有這許多人氣機到此亦是打一箇大回轉之漸只是不果爾

富而可求也章

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圈内注盡之矣○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爾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朱子曰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又曰魏國韓忠獻公有言貴賤貧富自有定分枉

道以求徒喪所守蓋得此章之意中人以下其於義
理有未能安者以是曉之庶其易知而有信爾

子之所慎齋戰疾

曾氏曰鬼神恍惚戰疾危殆斯須不在焉則失之矣

○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
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章

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
五昭公奔齊魯亂而孔子適齊

此章與景公問
政是一時語

朱子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
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爾非三月之久不知

肉味也○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
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
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
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
月大約只是言其久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
能使人視端而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
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三月
不知肉味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所謂得志行乎
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
○他書載孔子至齊從從者行曰韶樂方作從者曰

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行直雖是說得異亦容有此理

夫子爲衛君乎章

也

此與答子路正名同時皆在孔子自楚反衛之後末年事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不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陳安卿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爲尊而兄弟爲卑

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爲重而父子爲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又問其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封所以爲先君之嗣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托而無歉然後於得國爲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內無所承烏得以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

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私意非制命天子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所不與何可以聞於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已有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爲此是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卽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則於心終不安爲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天王而受之於弟爲叔齊者是成父之非而干王法也豈得爲受國之正乎朱子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得仁處○西山真氏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人之身至微而乃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其盡得天地之理也理雖非一端而仁之一字乃其統會人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爲人之理而不可以言人矣古之聖賢兢兢業業以終其身者欲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而已若全得此理雖賤爲匹夫自有良貴者存夫子所以飯疏食飲水而樂在其中顏子所以陋巷簞瓢而不改其樂也若此理旣虧雖窮天下之富貴如桀紂人得而賤之學者必須見得此處分明然後可以進道且如千乘之國可謂至

重夷齊兄弟此心少不安便視之如敝屣委而去之不以爲難蓋伯夷違父而立則是不孝叔齊越兄而立則是不弟不孝不弟則不復可以爲人故寧舍千乘之國而不忍失其所以爲人之理也○朱子曰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

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程子兼諫伐言所以廣其不悔之實其遜國而逃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仁其諫伐而餓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朱子答王近思曰伯夷旣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欲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

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讐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飯疏食飲水章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爾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得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無以加爾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爾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食飲水之樂爾

加我數年章

吉凶消長以天道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聖人作易不過卽天道以決人事蓋易不過一陰一陽之往來上下朱子謂卦畫旣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

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
 便為惡即其王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君子知此
 理則知進退存亡之道如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
 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聖人乎進退存亡
 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
 豈有過差乎○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
 過至此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
 理真實無窮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
 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

中須利於真正非正則過矣○按集注謂聖人欲人
 知易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者易於人事
 非不要切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何可以不學也但非理明義精閱歷之
 久有不可以易學爾

子所雅言章

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
 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
 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
 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

許多事○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按朱子謂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饒氏謂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則講之有時不常及之也○詩書亦不徒誦說而禮獨言執蓋禮如今之儀注如冠昏喪祭以至起居言動皆有儀則故以執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子曰聖人全體極至沒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直是恁地○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肋因說胡季隨○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

二番又做是自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
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
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
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
人便休却○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
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
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
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
矣○問忘食忘憂今略借一事明之學樂至於三月
不知肉味此發憤忘食底意思及其得之深乃曰不

圖為樂之至於斯此樂以忘憂底意思想其逐事上
皆有此義故一憤一樂循環代至其言不知老之將
至蓋謙已以勉人爾觀耳順從心之年樂且不可得
而言况所謂憤耶曰此說得之然亦太拘滯矣須看
他立言意思如何○愚按看他立言意思者集注所
謂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者也

我非生而知之章

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
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
無事實而但為設詞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

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
不足以盡之○愚按聖人自有聖人之學雖堯舜亦
兢兢業業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他也見得人心
危而不可不操持道心微而不可不密察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是他也去精也去一不是專爲以下人言
也聖人雖全是道心主宰無待於精之一之而後中
可執然聖人之心則豈肯自謂如此而不兢兢業業
惟其生知而未嘗不學所以爲聖人然其學豈若常
人之學其至誠懇惻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其好古
直是心契古人於千百載之上其敏求直是有自不

能已自不遑暇處好之篤求之敏斯得之故曰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聖人自言與教人只是一樣無兩樣
說話聖人說處便是吾人學他做處道理古人發明
都已見成在這裏了只患不好古好古者又患不能
敏以求之使學者果能實用敏以求之工夫則聖人
亦豈不可至此章夫子蓋因問人謂其生而知之不
可跂及故以是告之玩味詞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
矣○圈內註謂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
待學而知也則下文敏以求之正是學而知之事學
而知者正以義理未能自然昭著必有待於學而後

知此義理爾則其所學豈專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之類乎如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則人倫切近之間聖人亦常有自見不足處而學之不厭者矣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於瞽瞍底豫者蓋爲此也尹氏之論蓋恐人以聖人實無待於好古敏求而姑爲此設詞故指言聖人學處如此之類非學亦無以驗其實若常人則其所學必先自人倫日用身心根本處百倍其功非但如此而已此尹氏之意也朱子圈內注不明說破而姑引尹氏之說於後蓋欲人思而自得之

其實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有如吾前之所云者朱子以此等處難言故引而不發爾王陽明遂辯尹說爲非則又妄矣蓋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無非義理亦無非切於人倫日用之實而不可以不求者也但聖人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其有待於學處自是少只是此等處或學以驗其實便全體洞然無所不通在學者則有多少病痛其當理會當着力處自是多而其間亦自有緩急先後之序矣程朱實未嘗教人專於禮樂名物上求聖學陽明誤讀爾

三人行章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這裏便恐懼修省恐落在裏面去是皆吾師也

天生德於予章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朱子讀此章曰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已也疑遭伐樹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避患雖深而處未嘗不閒暇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天保十西

